

## 西周戎禍考 上 附辨春秋前秦都邑

錢穆

余前著周初地理考，謂周室避狄患，乃由東西遷，非由西東遷，讀者或疑之。然古書所謂蠻夷戎狄，並不全在邊荒。此意不明，則治古史地理，每多窒礙。茲姑再舉一例論之。

史記周本紀：『幽王廢申后，去太子，申侯怒，與緄，西夷犬戎，攻幽王，殺幽王於驪山下』。今按申國在兩漢爲南陽宛縣，今南陽縣北有故申城；周宣王時申遷於國南謝地，則在南陽之南。春秋時楚文王伐申，後遂爲楚邑。驪山則在陝西新豐縣南，故驪戎國。西周都鎬，驪山則在周都與申之間。據竹書載此事謂：

八年，幽王立伯服爲太子。

九年，申侯聘西戎及緄。

十年春，王及諸侯盟于太室，王師伐申。

十一年，申人緄人及犬戎入宗周，弑王子戲，及鄭桓公。

桓公。

戲，水名，在驪山下。則申周之役，乃周王伐申而申侯迎戰，故殺周王於驪山之下。鄭語亦謂『申緄西戎方強，王室方騷。王欲殺太子，必求之申，申人弗界必伐之。若

伐申而緄與西戎會以伐周，周不守矣』。此亦驪山一役由周王伐申而起之助證。緄爲申之與國，申侯結以同叛。據左傳哀公四年，『楚人謀北方，致方城之外于緄』，此必緄之故國，在方城之內，與申接壤。史記正義說緄，謂『國語，緄，姒姓，夏禹後。括地志云，緄縣在沂州承縣，故侯國』。此緄乃後徙之國。若西周幽王時，申侯方將資其力以同抗王室，豈得遠在山東之沂。緄申之地望既得，則當時犬戎踞地亦可推迹以求。舊說每以犬戎遠在周疆之西北，故崔述考信錄疑其事，謂：

申在周之東南，千數百里。而戎在周西北，相距遼遠，申侯何緣越周而附於戎。豐鎬考信錄卷七

竊謂崔疑誠是。犬戎若遠在周之西北，則事前申固無緣越周而附於戎，而臨事戎亦不得越周而與申聯師於驪山。魏源詩古微則疑幽王先已去豐鎬，故見殺於驪山。不知驪山之役，由周王與師伐申而起，王師未敗，何由先去豐鎬？此皆誤認犬戎在周西北而云也。今以當日形勢推之，犬戎居地，定在周之東南或西南，近於申，而決不在周之西北。左傳昭公四年，『周幽爲太室之盟，戎狄叛之』。

此所謂戎狄，自兼指犬戎。犬戎叛周，即指聯申同抗王命而言。大室，杜注謂中嶽。此在禹貢謂之外方，國語謂之密山，爾雅謂之嵩高。戴延之云：嵩山三十六峯，東曰太室，西曰少室。今山在河南登封縣。夫謂周幽盟太室而戎狄叛之，則此等戎狄亦必離太室不遠，而犬戎亦在其內，則犬戎宜距太室非遠矣。史記又謂幽王既見殺，諸侯乃即申侯而共立幽王太子宜臼，是爲平王。平王立，東遷于維維邑，辟戎寇。此亦可疑。夫殺幽王者申侯，立平王者亦申侯。犬戎之於幽王固爲寇，而於申侯平王則非寇實友也。然則平王東遷，特以豐鎬殘破，近就申侯以自保，非避戎寇而遠引也。

繼此有可附論者，則爲秦戎之關係。據秦本紀，秦之先，帝顓頊之苗裔。

仲衍之後，遂世有功，以佐殷國，故嬴姓多顯，遂爲諸侯。

仲衍之玄孫曰中湫，在西戎，保西垂，生蜚廉。蜚廉生惡來。惡來傳四世生大駱。大駱生非子。

非子居犬丘。善養馬，孝王召使主馬于汧渭之間，馬大蕃息，孝王欲以爲大駱適嗣。申侯之女爲大駱妻，生子成爲適。申侯乃言孝王曰：昔我先酈山之

女，爲戎胥軒妻。正義，胥軒，仲衍曾孫也。生中湫，以親故歸周，保西垂。西垂以其故和睦。今我復與大駱妻，生適子成。申駱重婚，西戎皆服，所以爲王。王其圖之。于是孝王邑非子于秦，徐廣曰：今天水隴西縣秦亭。亦不廢申侯之女子爲駱適者以和西戎。

據史記此段所載，則秦之先世本在東方，佐殷爲諸侯。及中湫始西遷，則以其母乃西土酈山氏女故也。其時所謂西垂者，即與周室豐鎬不甚相遠。其云申駱重婚，西戎皆服，尤證西戎與申隣近，並不遠隔。非子初居犬丘，蓋即其父大駱封地。徐廣曰：今槐里也。其地近在周西，即今之興平，與豐鎬相距不過百里，自此南至盩厔縣界不到三十里。縣有駱谷水，谷名來歷或與大駱有關。當日所謂西戎，大抵當自興平整屋迤東越酈山以至河南南陽之申國一綫相近求之。應在周室之西南乃及東南，而去周京不遠。故曰不廢申駱適以和西戎。至非子主馬汧渭之間而孝王邑之秦，然後秦人益移而西，別有一支居於隴西。此乃周室近畿大駱犬丘之分封。若謂秦人本自此方來，則秦本紀云云，豈全爲鑿空乎？王國維觀堂集林秦都邑考，割秦本紀大駱非子以前一段不論，又不能辨大駱適子成與庶子非子之分土別居，因遂不

能分別大駱地犬丘與非子後莊公居故「西犬丘」之非一地。乃輕疑徐廣，凡所云云，無往不誤。然亦由誤謂秦祖先起戎狄，則必僻在四裔故也。

### 本紀又云：

周厲王時，西戎反王室，滅犬丘大駱之族。周宣王即位，乃以秦仲非子之曾孫爲大夫，誅西戎，西戎殺秦仲。秦仲有子五人，周宣王使伐西戎，破之。於是復予秦仲後及其先大駱地犬丘，並有之，爲西垂大夫。

夫西戎反王室，而滅犬丘大駱之族，是犬丘近王室，而西戎亦近王室之證也。大駱適子成一族居犬丘者既滅，故周室命非子一族邑秦者誅西戎，而以大駱地犬丘並封之，是秦自宣王後大駱一支既滅，而其地遂合於非子之後也。本紀又云：

秦仲長子曰莊公，居其故西犬丘。

稱西犬丘者，別於東方槐里之犬丘而言。稱故者，秦仲乃非子一支，本居西，與大駱一支別也。亦稱犬丘者，此余謂古代地名隨民族而遷徙之一例。本紀又云：

莊公長男世父，曰，戎殺我大父仲，我非殺戎王，則不敢入邑。遂將擊戎，讓其弟襄公爲太子。襄公二年，戎圍犬丘世父，世父擊之，爲戎人所虜；歲

### 餘復歸世父。

莊公居西犬丘，其子世父欲報大父仇，不敢居，讓弟襄公，是襄公仍居西犬丘。而稱戎圍犬丘世父，則世父所居犬丘，乃其先大駱地犬丘，地近戎，世父謀報大父仇故居之，而戎亦得圍而虜之也。若以秦人居天水隴西，而戎尙在秦西北，則此段記載又難通。本紀又云：

襄公七年春，西戎犬戎與申侯伐周，殺幽王鄜山下，而秦襄公將兵救周有功，襄公以兵送周平王，平王封襄公爲諸侯，賜之岐以西之地。曰：我無道，侵奪我岐豐之地，秦能攻逐戎，即有其地。

此段有不可解者。平王因申侯而得立，幽王則爲申侯所殺。既謂秦襄公將兵救周有功，即不啻與申侯平王爲敵，如何又謂以兵送平王？戎之入周，申侯平王召之，如何又曰戎無道，侵奪我岐豐地？惟自當日地勢論之，則所謂岐豐之地，岐西之地者，岐即近在豐鎬，所謂岐畢，而決非鳳翔之岐山，此則與上辨犬戎踞地可牽連論定者也。關於西周岐山之地望，詳見周初地理考，此不再及。秦戎本世仇，戎因周亂而踞豐鎬，秦人則因周室之東而侵地自廣，所謂救周有功，賜地封侯云云，則未必盡信史也。秦本紀又云：

襄公十二年，伐戎至岐，卒。

文公元年，居西垂宮。三年，文公以兵七百人東獵；四年，至汧渭之會，曰昔周邑我先秦嬴於此，後卒獲爲諸侯，乃卜居營邑之。正義云：在郿縣。十年，初爲郿時。餘廣曰：郿縣屬馮翊。十六年，文公以兵伐戎，戎敗走，於是文公遂收周餘民有之，地至岐；岐以東獻之周。

## 宋史地理志考異

江南東路

江南西路

據此則秦自大駱適庶分國，而戎禍常被於大駱犬丘之一支。及秦仲以後，秦又合爲一，而戎禍仍在大駱犬丘，不在西犬丘。秦人之力征經營，與戎爲進退者，其勢所向亦在東南不在西北。以秦戎之形勢論之，亦可證西周一代所謂「西戎」及犬戎踞地之大概也。

## 聶崇岐

『江寧府，上，開寶八年平江南，復爲昇州節度。天禧二年升爲建康軍節度。』

按，『昇州』下『節度』二字似爲衍文。續通鑑長編

九一，天禧二年二月丁卯，『以昇州爲江寧府，置軍

曰建康』。輿地紀勝十七及通考三一八皆云天禧二年

昇州升府並升節度。

『寧國府，本宣州，乾道二年以孝宗潛邸，升爲府。』

『二年』，輿地紀勝作『三年』。

『池州，縣六，青陽，上，開寶末自昇州與銅陵並來

隸。』

太平寰宇記一〇五，『昇州』作『宣州』。九域志江

寧府條，『開寶八年以青陽銅陵二縣隸池州』。輿地

紀勝二二，『青陽縣，初屬宣州，永泰元年隸池州。』

『監一，永豐。』

續通鑑長編卷四〇，至道二年十月，『詔以池州新鑄

錢監爲永豐監。』

『信州，縣六，淳化五年升弋陽之資豐場爲縣，景德

元年廢資豐縣爲鎮，康定中復置。』

九域志六，『景德元年』作『景祐二年』。『康定中』

作『康定元年』。續通鑑長編一一五，景祐元年八月

『廢信州寶信縣爲鎮。』

『永豐，中，舊永豐鎮，熙寧七年爲縣。』

續通鑑長編二四八，永豐升縣在熙寧六年十一月。

『太平州，上，軍事，開寶八年改南平軍，太平興國二年升爲州。』

九域志六，『開寶末』作『開寶八年』。  
『建平，望，端拱元年以郎步鎮爲縣來隸。』

續通鑑長編十六，開寶八年五月，『改雄遠軍爲南平

九域志六，『端拱元年以廣德縣郎步鎮置建平軍』。

軍』。通考三一八，『南唐』：雄遠軍，『開寶八年改

『隆興府，本洪州，『隆興三年以孝宗潛藩升爲府。』

南平軍』。『南平軍』，九域志六，隆平集一，輿地

『隆興三年』，輿地紀勝二六引會要作『元年』，職

紀勝十八皆作『平南軍』。又隆平集一，『太平興

方乘作『二年』。

國二年改平南軍爲太平軍；咸平元年改太平軍爲太平

『縣八，『新建，望，太平興國六年置縣。』

州』。

『太平興國六年』，輿地紀勝引會要作『四年』。通

『縣三，『蕪湖，『太平興國三年：復來隸。』

攷三一八，『析南昌縣置新建縣』。

『三年』，九域志六作『二年』。

『江州，上，『開寶八年降爲軍事。』

『南康軍，『太平興國七年以江州星子縣建爲軍。』縣三，

通考三一八，『江州，『南唐爲奉化軍節度』。

星子，上，太平興國：七年與都昌同來隸。『都昌，上，

『大觀三年升爲望郡。』

紹興七年自江州來隸。』

『三年』，輿地紀勝三〇作『元年』。

按：星子縣下既云『太平興國七年與都昌同來隸』，而

『建炎元年升定江軍節度。』

都昌縣下又云『紹興七年自江州來隸』，兩者時代頗

『元年』，輿地紀勝三〇作『三年』。

爲矛盾。考星子都昌二縣自江州隸南康軍，太平寰宇

『監一，廣寧。』

記一一一，通考三一八皆云太平興國七年，則都昌縣

九域志六作『咸平三年置』。

下，『紹興七年』云云恐係誤也。

『贛州，上，本虔州，『紹興：二十二年改今名。』

『廣德軍，『縣一，廣德，望，開寶末自江寧府隸宣

輿地紀勝三二，『章貢志在二十二年，而國朝會要在

州。』

二十三年，當從會要』。

『縣十，…與國，望，太平興國中析贛縣之七鄉置。』

『太平興國中』，九域志六作『八年』。

『會昌，望，太平興國中…置。』

『太平興國中』，九域志六作『八年』。

『吉州…縣八，…吉水，望，雍熙元年析廬陵地置縣。』

輿地紀勝三一，『吉水縣，南唐保大八年割水東十一

鄉置吉水縣。…九域志及國朝會要皆以爲在太平興國

九年，三朝志以爲雍熙元年。…通鑑，周廣順三年書

曰，『吉水人歐陽廣拜本縣令』。是歲實保大十年，

在置縣之後二歲。則不待雍熙而已置吉水縣，第恐廢

而復置耳』。

『龍泉，望，宣和三年改泉江，紹興復舊。』

輿地紀勝三一作『紹興元年』。

『永新，望，至和元年徙吉水縣地置永新縣。永豐，望。』

太平寰宇記一〇九，『永新縣，唐顯慶四年置于禾山

東南七十里，即今理也』。通考三一八，『至和元年

析吉水縣置永豐縣』。又永新縣下注『唐縣』，永豐

縣下注『宋縣』。輿地紀勝三一，『至和元年割吉水

報恩鎮置永豐縣』。由以上諸書所記觀之，則志永新

縣下之注，似爲永豐縣下之注誤竄入者。

『萬安，望，熙寧四年以龍泉縣萬安鎮置。』

輿地紀勝三一，『熙寧二年割龍泉太和贛縣地併改萬

安縣』。

『袁州，…縣四，…分宜，望，雍熙元年置。』

輿地紀勝二八，『分宜舊爲宜春之安仁鎮』。通考三

一八，『雍熙元年析宜春縣置分宜』。

『萬載，緊，開寶末自筠州來屬。』

『開寶末』，輿地紀勝二八作『八年』。

『撫州，上，臨川郡，軍事。』

太平寰宇記一一〇，『撫州，僞吳順義九年升爲昭武

軍，節度，皇朝因之』。九域志六，『撫州，僞吳昭

武軍節度，皇朝開寶四年降軍事』。輿地紀勝二九，

『昭武軍節度，開寶八年降爲軍事州』。

『縣五，…宜黃，望，開寶三年升宜黃場爲縣。』

『三年』，輿地紀勝二九作『元年』。太平寰宇記一

一〇，乾德六年李煜割崇仁之仙桂崇賢待賢三鄉復立

宜黃縣』。

『金谿，緊，開寶五年升金谿場爲縣。』

『開寶五年』，九域志六，隆平集一，輿地紀勝二

九，通考三一八，皆作『淳化五年』，太平寰宇記一

一〇有金谿場，無金谿縣，則志云『開寶』者誤也。

『瑞州』上，本筠州，紹興十三年改高安郡。』

按宋制州府皆另有郡名，其新立之州或舊州無郡名者

皆特賜之。此云筠州改高安郡之『改』字恐爲『賜名』之誤。

『縣三，…新昌，望，太平興國六年析高安縣置。』

『六年』，九域志六作『三年』。輿地紀勝二七引國

朝會要云，『太平興國七年勅割高安上高二縣…置新

昌縣』。

『興國軍，…縣三，…大冶，緊，南唐縣，自鄂州與通山

並來隸。』

## 賈耽與摩尼教

唐李涪著刊誤一書，其七曜歷條云：『賈相國耽，

（按卽賈耽，唐人紀耽事，耽或作耽，太平廣記所引諸條可證。）撰日月

五星行歷，推擇吉凶，無不差繆（下略）云云。按七曜

歷與關于七曜之占星吉凶之學，與摩尼教關係極深，蓋

摩尼慕閣挾以俱來者也。

賈耽，唐德憲宗時人，最精於蕃夷風土域外地理之學，

盧氏雜俎云：『耽好地理之學，四方之使，乃是蕃夷來

九域志六，『乾德五年以大冶場置縣』。又，『太平

興國二年以鄂州通山大冶二縣隸軍』。

『建昌軍，…縣二，…南城，望，淳化二年自撫州來隸。

…南豐，望。』

九域志六，撫州條，『淳化二年以南豐縣屬建昌軍。』

通考三一八，『南唐以撫州南城縣置建武軍；太平興

國四年改爲建昌軍；淳化二年以撫州南豐縣來屬』。

按：南城在南唐時已建爲軍，似不在淳化二年始自撫

州改屬建昌。志南城下之注，恐應爲南豐縣下之注誤

竄入者。

## 愚公谷

者，而與之坐，問其山川土地之所終始，凡三十年。所聞

既備，因撰海內華夷圖，以問郡人，皆得其實事，無虛

處』。按德憲時，摩尼教以迴鶻可汗信奉之故，特政治之

力量，復行於中土。大曆三年敕回紇奉末尼者，建大雲光

明寺。其時磧路已塞，唐與磧西交通多有假道迴紇境者，

而唐室與回紇交往之頻繁，亦見諸史乘。賈耽適以大曆末

年任鴻臚卿，其所以能從容坐訊蕃夷風土者，當在此時。

所謂四方之使者，必不少迴紇人。摩尼教挾來之七曜歷及占星吉凶之學，當亦於其時爲眈所習聞矣。

當時士大夫之習於摩尼教乘者，蓋亦不止賈氏一人。顏

魯公與康國人頗有往還，且以『穆護』之名字其男。康國人多奉摩尼教，當時七曜譯名，即以康居語音也。唐人稱魯公得管方士名藥服之，雖老，氣力壯健如年三四十人。近人頗疑其得摩尼方士攝生之術。而唐人所傳賈氏佚事，如太平廣記引逸史云：『賈公謫仙事甚衆』。芝田錄云：『眈陰陽讖緯，無不洞曉』。又其他筆記中紀眈事者，西陽雜俎一條，玉泉子一條，會昌解頤一條，皆極爲神奇，與

## 華陽國志晉書地理志互勘

姚師濂

太平廣記所引諸書紀魯公靈蹟事大抵相類似。借此推論兩公與摩尼教之淵源，當不誣也。

綜上列諸說觀之，賈氏地理之學，得自當時迴紇使者及所遣來之摩尼僧衆口述者，必不在少數。李涪謂日月五行歷撰自賈氏，未必可信。惟自當時迴紇在中土勢力言之，摩尼教傳播情形言之，賈氏絕域異地知識之來源，蓋可推知一二焉。此種關係雖不可與明清之際，耶穌會教士以天文地理之學，灌輸中土事相提並論，要亦不失爲我國輿地學史中一小小嘉話也。

巴郡 常志云：「獻帝初平元年征東中郎將安漢趙穎

建議分巴爲二郡，穎欲得巴舊名，故自益州牧劉璋以墊江以上爲巴郡，江南龐羲爲太守，治安漢；以江州至臨江爲永寧郡；胸忍至魚復爲固陵郡；巴遂分矣。建安六年魚復蹇徹白璋爭巴名，璋乃改永寧爲巴郡，以固陵爲巴東，徙羲爲巴西太守，是爲三巴」。則初平時已分巴郡爲巴西、永寧、固陵三郡，前云二郡，疑有脫誤。按晉書地理志益州篇云：「獻帝初平元年，劉璋廿二史考異云：此時尙未牧益州，

初平或是與平之誤。分巴郡置永寧郡。建安六年，改永寧爲巴

東，以巴郡爲巴西」。梁州篇又云：「獻帝初平六年以臨江縣屬永寧郡，建安六年劉璋改永寧爲巴東郡，分巴郡墊江置巴西郡」。所紀年月并同。惟晉志以改永寧爲巴東，不知永寧自改巴郡，改巴東者爲固陵郡。又以爲分巴郡置巴西部，不知巴西卽巴郡所改。常志稱徙羲爲巴西太守，義原守巴郡，蓋不過易其名號而已。參見廿二史攷異。常志稱其屬縣七，除江州枳縣臨江墊江等四縣見於晉志外，餘平



都樂城常安蜀，延禧時省，故未錄。

巴東郡 常志稱屬縣五，但除晉志所有魚復胸忍一作

胸忍，與晉志同。南浦三縣外，只多漢豐，合之纔四縣耳。

涪陵郡 晉志益州篇云：獻帝「建安六年，又立涪

陵郡」。按常志卷一云：涪陵謝本白璋，求以丹興漢髮二

縣為郡，初以為巴東屬國，後遂為涪陵郡」。廿二史攷異

晉書地理志上亦稱涪陵初稱巴東屬國，則涪陵立郡，或猶不

在六年也。常志載涪陵丹興漢平萬寧漢髮五縣，漢髮當即

晉志之漢復，惟常志有丹興，無漢復，晉志反之。按常志

云：「丹興，蜀時省」，故晉志不及。不知晉志之漢復即

置丹興故地否？至晉志稱涪陵蜀置，漢復要非蜀有也。

巴西郡 晉志所載巴西屬縣九，曰閬中西充國沓溪岐

愜南充國漢昌宕渠安漢平州。常志稱其屬縣七，然所及者

僅閬中南充國安漢平州四縣，其餘宕渠漢昌二縣則隸宕渠

郡，以常氏時有宕渠郡也。

宕渠郡 晉志梁州篇云：「劉備據蜀，割巴西郡之宕

渠安漢漢昌三縣置宕渠郡；尋省，以縣并屬巴西郡」。又

云：「惠帝復分巴西置宕渠，統宕渠漢昌安漢三縣」。所

云巴西郡蓋即巴西也，說見巴郡條。按常志卷一云：「宕

渠郡，延熙中置，以廣漢王上為太守。郡建九年省，永興元

年李雄復置，今遂為郡」。不載惠帝置郡事。意梁州郡縣

尋皆沒於李特，而李雄立郡即因晉制，故常氏略之，而晉

志亦不錄也。惟郡亦非蜀晉舊制，晉蜀郡屬有安漢縣，據

常志則安漢時為巴西屬縣矣。

漢中郡 常志云：「太康中晉武帝子漢王迪受封，更

曰漢國」。按晉書武帝紀，漢王受封在太康十年，武帝薨

前數月事也。則漢之為國，當亦在太康末矣。常志所載六

縣，晉志尚多黃金興道二縣。又成固，常志作城固，黃金

興道不為雄據，故常志不載也。

魏興郡 常志云：興晉縣，晉置，晉志荊州篇作晉興。

晉志有長利縣，常志稱員鄉云：「本名長利縣，縣有員

鄉」，豈李氏所易耶？

上庸郡 常志有安樂縣而無上庸，晉志反之。廿二史

考異稱魏明帝誅達，復分其地為上庸錫郡，錫郡旋廢，故

兩志皆不及也。

新城郡 常志屬鄉，晉志作汭鄉，常志綏陽，晉志作

綏陽，疑常志誤。

梓潼郡 晉志統縣八，常志稱統縣六。其梓潼涪縣

晉志作涪城晉壽白水則晉志所有，另少晉志之武連等四縣，

而益以廣漢德陽。按廣漢德陽晉志屬廣漢郡，可知非晉舊

咸矣。

武都郡 晉志屬秦州，統縣五，下辯河池沮武都故道。常志有九縣，除前五縣之下辯作下辨，故道作上祿故道外，尚有泉街平樂脩城嘉陵四縣，或氏楊所置。常志云：「武都郡蜀平屬雍州，太康六年還梁州」。晉志不載，惟秦州篇云：「太康三年罷秦州并雍州，七年復立」。參合觀之，則武都於泰始五年隨梁州之陰平改屬秦州，太康三年罷秦州并雍州，武都又隨屬雍州，至六年始還梁州，七年遂又改屬秦州也。

陰平郡 晉志云：「泰始二年立，統縣二，陰平平廣」。廿二史考異稱其志敘或作魏武置，或云劉禪置，或云晉置，三處互異。且平廣亦應作平武，蜀作廣武，晉武帝太康元年改平武。誤謬特甚。按常志云：「永平後羌虜數反，遂置為郡。屬縣四，陰平甸氏武平剛氏」。又云：「元康六年還屬梁州」。疑陰平晉初入秦州，太康三年罷秦州并雍州而郡亦罷，而元康六年亦應從武都例改為永康。六年還梁州後不復立郡，故晉志不載。及惠帝永平中始更因羌亂置郡，而屬縣增二，已非魏蜀之舊矣。常志之武平或猶是平武之衍也。

蜀郡 晉志統縣六，常志稱屬縣五，其實與晉志同。

有成都廣都繁江原臨邛郫六縣，五字當誤。常志云：「蜀郡太康初屬王國，改號曰成都內史；王改封，仍復舊」。按蜀即成都王領采邑，領封在十年，不當言太康初也。

廣漢郡 常志記屬縣八，惟綿竹什邡新都五城郡縣廣漢德陽。按是書前梓潼郡屬已有廣漢德陽，不應重出，必有一誤。晉志泰始二年置新都郡見梁州篇，屬縣四，惟什方即什邡綿竹新都。廣漢郡屬縣三，廣漢德陽五城。梁州篇云：「太康六年九月罷新都郡并廣漢郡。是廣漢有七縣矣。然猶少常志一縣，鄭始後置耶？常志云：「劉氏延熙中分廣漢四縣置東廣漢郡，咸熙初省。泰始末又分置新都郡，太康省」。劉氏同時更分置南廣郡。廿二史考異稱晉志皆不及。按晉志益州篇云：「劉禪建興二年，分廣漢立東廣漢郡。魏景元中蜀中，省東廣漢郡」。是志惟不及南廣耳。其稱建興景元，亦有異乎延熙咸熙。

犍為郡

江陽郡 常志稱屬縣四。視晉志多新榮一縣。元康五年置，故志不及也。晉志符縣，常志作符，亦有作符者。

汶山郡 常志云：「孝武元封四年置」，又卷三云：「元封六年以北部冉肫後作驢為汶山郡」，自相牴牾。

按晉志益州篇云：「靈帝又以汶江蠶陵廣柔三縣立汶山

郡」，并見後漢書西南夷傳參見廿二史攷異。劉昭又以爲安帝延光三年置。當可從也。晉志汝山郡統縣八，文山升遷都安廣陽興樂平康蠶陵廣柔。常志所紀縣十有一，曰叩都臺登聞縣。今省漢示晉省會無大筴漢末省定筴三縫卑水潛街漢末置，晉初省安上晉初省，皆與晉志異；而叩都臺登會無定筴卑水五縣，晉志隸越巂郡；定筴，晉志作定筴。

牂柯郡 晉志作牂牁，屬益州；屬縣八，萬壽且蘭指談夜郎毋劍并渠暨平夷。其寧州篇云：「永嘉二年分牂牁立平夷夜郎二郡」。然常志稱「晉元帝世太守建寧孟才以驕暴無恩，郡民王清范朗逐出之，刺史王遜怒，分暨半爲平夷郡，夜郎以南爲夜郎郡，牂柯屬縣四，萬壽且蘭廣談毋歛」。廣談不見晉志。毋歛與毋歛相近，當卽一縣。至稱分置二郡，在元帝時，則與晉志稱永嘉者異。

平夷郡 晉志無。常志稱晉元帝建興元年置，屬縣二，平夷暨。按建興乃熙帝年號，此誤作元帝。則前所稱晉元帝世分暨半爲平夷郡，或不若晉志之作永嘉爲得實也。

夜郎郡 晉志無。常志稱屬縣二，夜郎談指。談指或晉志牂牁屬縣之指談耶？

晉寧郡 晉志無。梁州篇云：「太安二年分建寧以西七縣別立爲益州郡，永嘉二年改益州郡曰晉寧」；而常

志稱「寧州別建爲益州郡，後太守李暹，恢孫也。與前太守董瑾，建寧農量共叛，寧州刺史王遜表改益州爲晉寧郡」；與晉志之稱永嘉者異。亦猶平夷郡之以永嘉爲晉元時事也。常志所稱七縣，除滇池連然毋單秦威見於晉志建寧郡外，其同勞同安建令三縣必係後置。因計常志所載建寧郡屬十三縣，皆晉志所有惟常志升麻，晉志作牧麻，益以晉寧之四縣，恰晉志建寧郡之十七縣也。

建寧郡 常志云：「晉太安二年分爲益州平樂二郡，縣十三」。太安，惠帝年號，故益州卽晉寧平樂晉志不及也。十三縣皆見晉志。寧州篇惟牧麻常志作升麻。常志升麻下云：「山出好升麻」，想縣以此得名，晉志或誤。常志談豪，晉志作談豪；伶丘，晉志作冷丘。

平樂郡 常志云：「元帝建興元年刺史割建寧新定與遷二縣，新立平樂三沮二縣，合四縣爲郡。後太守建寧董霸叛降雄，郡縣遂省，雄復爲郡」。故晉志不及。按建寧乃愍帝年號，此與平夷郡同誤。又按新定，常志又入建寧郡，不當重出。

朱提郡 晉志屬益州；屬縣五，朱提南廣漢陽南秦。常志作南秦堂狼常志作堂。常志南廣縣屬南廣郡，當是後置。別有南昌，合計仍符五縣之數。

南廣郡 晉志無。常志云：「蜀延熙中置，建武九年省。惟定寧州，復置郡」。蓋分朱提郡之南廣更立臨利常遷新興而置也。

永昌郡 晉志稱治不草，常志稱今治永壽，蓋元康因南夷作亂移治者。常志與晉志皆統八縣，惟常志有南里無南涪，晉志反之，不知是一縣否也。

雲南郡 常志稱與興古郡皆蜀建興三年置。廿二史考異稱「雲南郡分建寧永昌置」。是即晉志之雲南郡。統縣九，然常志所載只七縣，其二縣又別爲河陽郡，故只雲南葉榆晉志作標榆遂久弄棟晉志作棟蜻蛉晉志作青蛉五縣，蓋後置也。

河陽郡 常志云：「刺史王遜分雲南置，屬縣四」。然所錄只河陽一縣，不知何故。按晉志寧州篇云：「其後李壽分寧州興古永昌雲南朱提越巂河陽六郡爲漢州」。蓋永嘉後始有河陽，李氏有其地，因分置郡也。

梁水郡 常志稱亦王遜分置，縣三，梁水賁古西隨。晉志無郡，賁古另屬寧州興古郡。

興古郡 晉志統縣十一，常志無臥漏毋撥賁古進乘四縣，而晉志之宛温作温縣，鐸封作鐸封，滕休作勝休，都

建寧唐郡，未知孰是。廿二史考異稱興古，蜀建興三年分建寧牂牁置。

西平郡 常志云：「刺史尹奉割興古雲南之盤江來如南零三縣爲郡」。晉志無。當是永嘉後事，因尹奉刺州猶在王遜後也。常志云：「寧州，晉泰始六年初置」卷四。又云：「泰始六年以益州大，分南中四郡爲寧州。…太康三年罷寧州」。又云：「太安元年，永昌從事江陽孫辨上南中形勢，…應復寧州，以相鎮慰。冬十一月丙戌，詔書復置寧州，增統牂牁益州朱提，合刺郡爲刺史」。詔書并見晉書惠紀是寧州以泰始六年置，太康三年罷，太安元年復置也。然晉志寧州篇云：「泰始七年分益州之建寧興古雲南，交州之永昌，合四郡爲寧州。…太安二年惠帝復置寧州」。兩次建置年月并與常志異，未知孰是。考惠復置詔書在太安元年十一月，或建置實在二年，惟初置在泰始七年，則不知何據也。又按晉志不及罷州事，而常志大同志更云：「太康五年罷寧州諸郡還益州」，是又與前稱太康三年自相抵牾矣。

## 中國地方志綜錄序

朱士嘉

中國史料，浩如煙海，欲窮個人之畢生精力，搜集而整理之，固非事實所許可。其已爲人所發見，所採取，並據以爲專門之研究者正復不少；二十四史，資治通鑑，會

又有進者，方志之所取材，爲現代的 Contemporary 4，故其足資徵信之程度，更有非意想所能及者，又烏可以漠視之哉。

要，會典等書固無論矣，即現存之檔案，傳誌，金石文字，以及詩文集，筆記等類，已莫不有人搜羅，條分件繫，作精密之研究；獨于方志則仍多屏而弗採，採而弗詳 1，或以爲非著述之體，有類類書，不足供大雅之參攷，則囿於傳統之觀念，未能明其真相者也。方志者蓋即以地方爲單位之歷史與人文地理也，其起源甚早，三國吳已有之 2，初自地理書演變而成，至宋又增人物藝文，體

著錄家之於方志，非陋即略 5，且多以附入地理，並不獨標一門；其獨標爲一門者，惟章實齋之史籍考，爲著錄家創一新例，厥功甚偉 6。章氏去今，又百數十年，方志之價值，始漸爲學術界所公認，有搜集之者，有研究之者。然若舉以問現存方志若干種？何類居多？以見於何年者爲最早？其皮藏之狀況有可得言者歟？則恐將瞠目無以對也。綜錄之編，不亦爲當務之急耶。

例漸備 3，自後代有纂述，至清則自省府廳州縣而外，并鄉鎮亦多有志，開歷代未有之紀錄。民國衍其餘緒，惜也兵戈擾攘，不絕如縷。此其源流之大要也。至其所記述，則不外地理之沿革，疆域之廣袤，政治之消長，經濟之隆替，風俗之良窳，教育之盛衰，交通之修阻，與遺獻之多寡。故欲睹一縣人民活動之總成績者必於縣志是賴，欲觀

余事綜錄之編，五載於是矣。初以爲現存方志，就北平所見，當不出三千種 7，得上海涵芬樓直省志目，稍致疑焉，得上海徐家匯天主堂藏書樓，金陵大學，中山大學諸書目而益疑焉，然尙自信相差無幾也。

一省人民活動之總成績者必於省志是賴；自縣而至省，自省而至國，然後一國文化遞嬗之迹，庶幾可以瞭然矣。抑

及後瞿兌之宣穎先生撰方志考稿 8，以天津任氏振業藏爲藍本，因見其目，實多瓌異。又承張孟劬爾田王善業顧起潛廷龍諸先生介紹目錄，增益不尠。去夏顧師頤剛道出滬濱，訪得王綬珊先生藏有方志千數百種，因請介

紹，徵得九峰舊廬方志目一冊，珍本秘籍，琳琅滿目，洵可寶也。余亦於去歲八月赴滬，參觀徐家匯天主堂書藏樓，承徐潤農先生以該館方志目相示，始悉最近三年，館中又續獲方志二三百種，並有採自新疆者，世所罕見<sup>9</sup>。方思調查常熟瞿氏與南洋中學所藏方志<sup>10</sup>，值家母病，中心焦灼，未獲如願，甚悵悵也。

國外藏志，聞以日本東洋文庫及美國國會圖書館為最夥。東洋文庫迄今尚未見目錄，國會圖書館則已承洪師煨蓮之介，蒙恒慕義先生 Dr. Hummel 惠賜方志簡目一冊，今春復與袁守和先生所藏該館方志目相較，始獲一千三百七十種。其餘如日本內閣文庫，日本宮內省圖書寮，日本帝國圖書館，大連圖書館，臺灣總督府圖書館<sup>11</sup>，與美國哈佛大學圖書館，亦皆各有藏本，均著於錄。至是國內外公私藏家採訪所及者已五十處<sup>12</sup>，搜羅方志，都五千八百三十二種，九萬三千二百三十七卷。以與余民國二十一年所作中國地方志統計表相較<sup>13</sup>，已增九百二十種，一萬八百二十三卷，不謂不多矣，然尚未敢云詳也。何以言之？

綜錄之編，有四難焉：各圖書館缺少總目，檢閱不便，其難一也。即有目錄，有遠在他省者，不易見之，其

難二也。目錄備矣，其於各書所著編纂人與編纂時期取捨不一，以至同一書也，誤分為二，甚有以重刊本誤為原刊本者，以增補本誤為重修本者，並有卷數與編纂時期亦不著錄者，又安所據以為憑乎？其難三也。同名異省之地，不下六七十處，民國初年，政府通令更正，期免重複<sup>14</sup>，乃各圖書館編纂目錄並不注意及之，以至本省縣志誤入他省者屢見不鮮，雖經校勘，恐仍有誤，其難四也。近日國內外各圖書館購求方志，不遺餘力<sup>15</sup>，珍本秘笈，將隨時以俱出，收不勝收；而私人庋藏之富，更有非耳目所能及者，故綜錄雖已羸就<sup>16</sup>，尚不敢遽出以問世也。近者友朋借觀者衆，頻囑發表，以冀續有所獲，故敢忘其謏陋，編綴成篇，公之於世，將就正於通人。至於志書中無數珍貴之史料，若有人焉聞風興起，作大規模之整理與研究，為史地學界闢一新途徑者，則是篇之作爲不徒然矣。

是書之成，端賴他山之助，顧師頴剛，洪師煨蓮之指正體例，張孟劬，田，瞿兌之之宣頌，陳翰笙，王寅生，馬季明，徐潤農，顧起潛，沈勤，盧，王善業，袁守和，禮，王有三，重民，日本杉村勇造諸先生之介紹目錄，胡適之適，葛詞蔚，王綏珊，王佩，薛澄清，美國恒慕義，日本山中樵諸先生之惠賜書目，皆作者之所不敏

忘者；至於增益其所未詳，補正其所闕失，則張乾若國檢先生之力爲多。謹此誌謝，並以自勗焉。

1 私人著述，採及方志者以朱彝尊日下舊聞，陸心源宋史翼，

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爲詳。陳師授庵（垣）據至順鎮江志以完

成其元也里可溫攷一文（參看東方雜誌廿週年紀念刊物），張師

亮丞（星煊）據閩粵方志以完成其斐律賓史上李馬奔（Lihahong）之

真人考一文（參看燕京學報第八期），日人桑原隲藏作蒲壽庚事

蹟，援引閩粵方志多種，蓋皆善能駕馭方志中之材料者。

2 隋書經籍志著錄婁地記一卷，三國吳顧啓撰，似爲各書目

所見最早之方志，惜已不傳。

3 地理書自秦及漢，歷兩晉南北朝而大盛。禹貢，山海經，水

經注，爲言地理者之所本，班固之地理志，尤其著者。繼此則晉

學虞之畿服經，齊陸澄之地理書，任昉之地記亦皆斐然可觀；陳

顓野王復哀集衆家之言撰輿地志，則集地理書之大成矣。試一略

各書之內容，則皆有關地理，沿革，疆域，風俗，物產，財賦，

戶口等類，蓋宛然一統志之體裁，而後來方志之所自昉。現存晉

宋（劉宋）隋唐開州郡圖經，尙不出地理書之範圍。宋代方志，

始由地理的而趨於人文的方面，每事必注出處，分條敘述，簡潔

有法，體例大備。

4 方志之所取材，大半以現代爲主，分述如下：

（一）史籍如二十四史，資治通鑑，雜史，別史，九通，會典，會

要等。（地理，沿革，疆域諸門多引用之。）

（二）史籍以外之記載如經書，子書，詩文集，筆記，信札等。

（散附各門。）

（三）檔案如府冊，縣冊，禮房冊，兵防冊，報銷冊等。（建置，

食貨，學校，兵備，壇廟諸門多引用之。）

（四）採訪冊。（人物，列女，藝文，古蹟，寺觀，冢墓，拾遺諸

門多引用之。）

（五）譜牒傳誌等。（人物，列女，藝文，古蹟，冢墓諸門多引

用之。）

（六）金石。（建置，古蹟，藝文，金石諸門多引用之。）

（七）舊志。（散附各門。）

5 歷代著錄家之於方志，非陋卽略，卽以現存宋代方志而言，

其爲宋史藝文志所遺漏者，有寶慶四明志，開慶四明續志，嘉泰

會稽志，不亦疏略之甚乎？嘉泰會稽志施宿撰，沈作賓助成之，

陸游爲之序，宋志既載沈作賓會稽志，又載陸游會稽志，復見疊

出，不亦舛陋之甚乎？至于清史稿藝文志并方志之編纂時期亦不

臚列，則又陋略中之陋略者矣。

6 史籍攷今已失傳。各書目除叢書舉要稱學沅未刊書史籍攷百

卷外，皆未見著錄，今其總目編修史籍攷要略與史籍攷釋例尙散

見章氏遺書中，胡適之姚名達所撰章實齋先生年譜採用之。按章

氏以前史志及各書目對於方志雖見著錄，但甚疏陋，前已言之

矣，且其史部地理類並無方志一門。通志藝文略與國史經籍志地

理類有圖經一門，廣雅堂藝文紀地理類有方州各志一門，淡生堂

藏書譜圖書類有省會通志與郡邑志等門，四庫全書總目史部地理類有郡會郡縣一門，多雜以他種地理書，非盡方志也。惟章實齋毅然以方志一門入地理類，所見甚當。及後光緒畿輔通志光緒順天府志等藝文類亦皆各有方志一目。章氏爲清代史學家，萃其畢生精力於方志之學，嘗謂編修方志，當以現代史料爲主，所著有和州志，永清縣志，亳州志，湖北通志等數種，大抵愈後出者體例愈精審，惟和州志與湖北通志久失傳。見于章氏遺書中者僅其序錄而已。

7 余於民國十九年着手調查中國現存方志，時北平圖書館尙未與北海圖書館合併，所藏方志，或見於簿錄，或見於卡片，大約不出二千五百種；合北平各大學圖書館，前外交部藏書處，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東方文化委員會圖書館所藏方志，亦不出三千種。

8 瞿兌之（宣順）先生方志攷稿，賅括江蘇，河北，山東，河南，山西，遼寧，吉林，黑龍江八省，民國十九年出版。

9 徐家匯天主堂藏書樓新自新疆探得方志六種，計孚遠縣鄉土志一種，吐魯番直隸廳鄉土志一種，新平縣鄉土志一種，廣平州鄉土志一種，綏定縣鄉土志一種，溫宿府志一種，編纂時期未詳，惟據其內容所載，約止於清末光宣年間，皆世所罕見。

10 時陳樂素先生介余往觀南洋中學所藏方志，值家母病，事遂中止。來平後乃承徐潤農先生惠借該館方志目，約得一千四百七十種，搜羅之富，有如是者。沈勤虛先生介余往觀瞿氏藏書，竟亦不果。

11 臺灣總督府圖書館館長山中樵偶獲拙作中國地方志備徵目，知未將該館所藏方志列入，乃慨然以清朝官撰本島府縣志類解題相贈，果得孤本十二種。

12 國外如法國巴黎圖書館，安南遠東學校圖書館，亦皆各有藏本，爲數寥寥，又無孤本，故未著錄。

13 參看史學年報第四期拙作中國地方志統計表。

14 參看全國行政區畫表，民國五年內務部編。

15 大規模的搜羅方志，或以日本內閣文庫爲最早，大約始於清嘉道年間，因其所收方志，以嘉慶南鑿錄志爲最晚出也。及後美國國會圖書館應斯營爾博士 Dr. Swingle 之請，於民國五六年間來華搜求方志。博士者現代美國農林學專家，十餘年前來華，發見方志有關於動植物以及土地性質之記載，乃注意搜羅。頃晤該館東方部主任恒莫義先生，始悉其經過如此。恒先生近又購得方志二三百種，容待續增。上海徐家匯天主堂藏書樓聞亦竭數十年之力以搜羅方志，始有今日之成績。其上海東方圖書館（已燬，見凡例。）南京金陵大學圖書館所藏方志，亦甚可觀。至於國立北平圖書館，大約自民國十五年起，始積極購求方志，其所度藏，大半承內閣大庫，國子監，教育部之舊，亦有爲各地方人士所陸續捐贈者，以明末清初本最爲珍貴。近者國內各圖書館無不各盡其力以求方志，而方志亦益不易得矣。

16 拙稿（江蘇，浙江，安徽三省）曾刊登民國二十一年地學雜誌第一第二期，民國二十二年地學雜誌第二期。



## 西域行程記(續)

陳誠 李暹

八月初一日，晴，大風。明起，向西南行，約有三十里，

地名米昔兒安營。

初二日，晴。向午方起，向西南行，度小岡；約行三十里，有高土屋一所，居石山上，舊時帖木駙馬所築，

地名塔達哈刺赤安營。

初三日，晴。午後起，向西南入山峽中，山逕崎嶇，約行七十里。天晚於山上亂宿。

初四日，晴。明起，向西南下長坡，至一大村；約行六十里，地名沙李三安營。

初五日，晴。明起，向南行十餘里，近渴石城邊安營。住一日。

初七日，晴。明起，向南行，度平川；約有五十里，地名脫里把刺鎮安營。

初八日，晴。早起，向西南行，皆矮上(上應作山)；約行六十里，地名火進滿刺小河邊安營。

初九日，晴。早起，向南行，度平岡，復向東行；約七十里，地名大亦迭里河邊安營。

初十日，晴。早起，向南度山；約行一百里，地名白阿

兒把山上安營。

十一日，晴。五更起，向南行入山峽，或東行度一石峽，名鐵門關。出關渡小河，約行七十里，於草灘上安營。

十二日，晴。早起，向南行，度一石橋；約行百里，地名層必藍安營。

十三日，晴。早起，向南度山，經一大村；約行六十里，地名鸚哥兒安營。

十四日，晴。早起，向南行，復東向經大村；約有六十里，地名阿必阿母人家近處安營。

十五日，晴。早起，向南行，經大村；約行五十里，至一河邊，名阿木，有小舟七八箇。東岸有城池，名迭里迷。於河岸上安營。住二日。過渡。

十八日，晴。渡人馬至晚，連夜就行；向西南過沙川，無水。至

十九日早，通有一百五十里，至大村中，地名斜吉兒安營。

二十日，晴。早起向西南行，經大村；約行六十里，近

八刺黑城東北安營。住二日。

病。

二十三日，晴。早起，向西行，或西北行，四面空闊，維（維應作惟）南有遠山。約行百里，渴石安營。

初九日，晴。早起，向西南行，度山峽，出大村中；約六十里，地名丫里馬力安營。

二十四日，晴。早起，向西北行，皆大村。約行五十里，有山河水駕石橋過，地名李里哈荅，於橋頭安營。

初十日，晴。早起，向西南上山渡峽；約行六十里，地名納隣安營。

二十五日，晴。早起，向西北行，一路平坦；約行一百里，地名奧禿安營。

十一日，晴。早起，向西行，上山下坂，出一大村；約行四十里，地名海嬰兒安營。

二十六日，晴。早起，向西行，一路平坦；約有六十里，地名都克安營。

十二日，晴。中宵起，向西行，度山峽，至一大村；約行一百里，地名車扯禿安營。住半月，候沙哈魯出征回。

二十七日，晴。向晚起西行，過沙川，無人烟。行至二十八日早，約有一百餘里，近俺都淮城東安營。住

二十八日，晴。早起，向西行，經平川；約行七十里，地名跋看安營。

三日。

二十九日，晴。早起，向西行，度南邊山坡，出大村

九月初二日，晴。早起，向西南行，一路軟沙；約行一百里，地名奧赤下兒山河邊安營。

中，地名馬刺奧；約行七十里，於田中安營。住一日。閏九月初一日，晴。天明起，順河西行，度山峽，出平

初三日，晴。早起向西南行平沙地；約行九十里，地名哈令卜板有人烟處安營。

川；約行五十里，地名骨里巴暗田中安營。住五日。初七日，晴。明起，向西北行；約十餘里，地名馬刺綽

初四日，晴。早起，向西南行，皆平岡；約行九十里，地名巴里暗安營。

人家多處安營。初八日，晴。日中起，向西南入平山，順峽西南行，至

初五日，陰。早起，向西南行，度山峽，出大村；約行九十里，地名買母納安營。住三日，以同行之人多

初九日，已時分方出山。約行二百餘里，至村中地名色忒兒革河邊安營。

初十日，晴。四更起，順川向西南行；約有八十里，地名吐端人家近處安營。住一日。

十二日，晴。四更起，向西南行，度矮山；約一百三十里，地名札刺等吉安營。

十三日，晴。三更起，向南行，入山峽，路逕崎嶇；約有一百二十里，地名脫忽思臘巴兒山下安營。

十四日，晴。明起，向西南度矮山；約行三十餘里，出山口，近哈烈城東邊安營。計在途九匝月，尙在哈烈。

隣公出使祭告始末載西域行程記類函。

達按：小字是後來讀者所加，非原文也。又一行小注原是殊書，

與前行筆蹟同，俱清初人書，當即叢抄未作跋之桌畧也。

## 西域番國志

行在吏部驗封清吏司員外郎臣陳誠

苑馬寺清河監副臣李暹

### 哈烈

哈烈一名黑魯，在撒馬兒罕之西南，去陝西行都司肅

州衛之嘉峪關一萬二千七百里(實錄作萬一千一百里)。其地居

一平川，川廣百里餘，中有河水西流，四面大山。城近東

北山下，方十餘里。國主居城之東北隅，壘磚石以爲屋。

屋平方，勢若高臺，不用棟梁陶瓦，中拱虛室數十間。墻壁窗牖，粧繪金碧琉璃。門扉雕刻花紋，嵌以骨角。地鋪氈褥。屋傍仍設綵綉帳房，爲燕寢之所。房中設金床。上鋪茵褥數重。不設椅磴，惟席地加趺而坐。

國主衣窄袖衣，及貫頭衫，戴小罩刺帽，以白布纏頭，髻髮後髻，服色尙白，與國人同。國人皆稱之曰鎖魯檀，鎖魯檀者，猶華言君主之尊號也。國主之妻皆稱之曰阿哈。其子則稱爲米兒咱者，猶華言舍人也。凡上下相呼皆直比其名，雖稱國主亦然。不設大小衙門，亦無官制，但管事之人稱刁完官。凡大小之事皆由刁完官計議處置。

凡相見之際略無禮儀，惟稍屈躬道「撒力馬力」一語而已。若久不相見，或初相識，或行大禮，則屈一之致有三跪。下之見上，則近前一相握手而已。平交則止握手，或相抱以爲禮。男女皆然。若致意於人，則云「撒籃」。凡聚會之間，君臣上下男女長幼皆環列而坐。

飲食不設匕筯，肉飯以手取食，羹湯則多以小木瓢汲飲。多嗜甜酸油膩之味，雖飯內亦和以脂油。器皿多用瓦，少用硃漆，惟酒壺臺盞之類則用金銀。不置卓磴，皆坐地飲食。若宴會則用低卓盛飯，諸品羹湯，一時並進；食既，則隨即撤去。

屋舍皆壘以磚石，豪家巨室與國主同。甚者加以紈綺撒哈刺之屬，遮護牆壁，以示驕奢。其下戶細民，或住平頭土房，或爲氈帳屋，皆不用瓦房，以其雨少故不致傾頽也。

市井街坊，兩傍築屋，上設覆蓬，或以專石拱凳，仍穴天牕取明。晴不畏日，雨不張蓋，遇乾燥生塵則以水澆洒。鋪店各分行頭，若弓矢鞍轡之類。衣服各爲一行，不得參雜，少見紛爭。如賣馬駝磁畜亦各聚一所。

城市人家少見炊爨，飲食買於店鋪，故市肆夜不閉門，終夕燒燈燃燭。交易通用銀錢，大者重一錢六分，名曰「等哥」；次者每錢重八分，名曰「抵納」；又其次者每錢重四分，名曰「假即眉」。此三等從人自造，造完於國主處輸稅，用印爲記。交易通用，無印記者不使。假即眉之下止造銅錢，名曰「蒲立」，或六或九，當一假即眉錢。惟於其地使用，不能通行。

斗斛不置，止用權衡。權衡之制，兩端設盤，分中爲準，置大小鐵石，分斤兩輕重於一盤中以爲度。雖五穀亦以盤稱。其斤兩之則各處不同，無一定之制。稅錢什分取二，交易則買者償稅，國用全資此錢。

官府文書行移，不用印信。國主而次，與凡任事者有

所施行，止用小紙一方，於上直書事體，用各人花押印記即便奉行。花押之制，以金錢銀爲戒指，上鐫本主姓名。別無關防，罔有爲奸僞者。

國中不用刑法，軍民少見詞訟。若有致傷人命，亦不過罰錢若干，無償命者。其餘輕罪略加責罰而已。

酒禁最嚴，犯者以皮鞭決責。故不釀米酒，醞以葡萄。間有私買者。凡有操履之人多不飲酒，以其早暮拜天，恐褻瀆也。國中體例，有別色人願爲回回者，云以萬錢給之，仍賜衣服鞍馬。

婚姻多以姊妹爲妻妾，爲一門骨肉至戚，雖同祖兄弟姊妹，亦皆得爲婚姻。至於弟妻兄妻，兄娶弟婦，亦其常事耳。國中男子髡首，以素帛纏頭；婦女亦蒙以素帛，略露雙眸。如有喪制，反以青黑布易之。帷幔皆用青黑，居喪不過百日即釋服。

喪葬俱不用棺木，惟以有囊裹屍，置於塚內。富家巨室，多於墳上高築土室，恣於華麗。貧民下戶，墳墓止於居室傍，絕無所禁忌。

不祀鬼神，不立廟社，不奉宗祖，不建家堂，惟以墳墓祭祀而已。每月數次望西禮拜，名曰「納馬思」。若人烟輻輳之處，一所築大土屋，名曰「默息兒凡」。禮拜之時，

聚土屋下列成班行，其中一人高叫數聲，衆人隨班跪拜；若在這途，亦隨處禮拜。

每歲十月并春二月爲把齋月，白晝皆不飲食，至日暮方食。周月之後，飲食如初。開齋之際，乃以射胡蘆爲樂。

射胡蘆之制，植一長竿，高數丈，竿末懸一胡蘆，中藏白鴿一雙，善騎射者躍馬射之，以破胡蘆白鴿飛去者爲得采。

有通回回本教經義者，衆皆敬之，名曰「滿刺」，坐立列於衆人之右；雖國主亦皆尊之。凡有祠祭，惟滿刺誦經而已。

有等棄家業，去生理，蓬頭跣足，衣弊衣，披羊皮，手持柅杖，身掛骨節，多爲異狀，不避寒暑，行乞於途，遇人則口語喃喃，似可憐憫，若甚難立身，或聚處人家墳墓，或居岩穴，名爲脩行，名曰「迭里迷失」。

有爲醫者，於市廛中聚求藥之人，使之環列而坐。却於衆中口談病症，作爲多端，然後求藥之人皆出錢與之，醫者各散藥少許而去。效驗竟莫可知。

有好事之人，於城市稠人中揮大鉞斧，手舞足蹈，高出大言，驚世駭俗，莫詳其故，槩警人爲善之意。

有善步走者，一日可行三二百里，舉足輕便，疾於馬馳。然非生而善走，蓋自幼習學而能。凡官府有緊急事務，則令其持箭而走報，以示急切。常腰掛小鈴，手持骨朶，其去如飛。

男女少能負荷乘載，全仗馬騾驢駝。若少輕之物，則以頭戴，趨走搖揚，不致覆墜。

婦女出外，皆乘馬騾。道路遇人，談笑戲謔，略無愧色；且恣出淫亂之辭以通問。男子薄惡尤甚。

國俗尚侈。衣服喜鮮潔，雖所乘馬騾鞍轡多以金銀彩色飾之，遍身前後覆以氈氍，懸以響鈴。家家子弟，俱係翡翠裝綉衣袍，珍寶綴成腰帶，刀劍室飾以金玉，或頭簪珠寶，以飾奢華。

城郭鄉村，居民按堵。深山曠野，人馬獨行，晝無虎狼，夜無鬼魅。

四時氣候，多煖少寒。冬月如春，小草之生與薺麥同。出殘臘則遍地已青青農事興作。人家少見圍爐。雖遠山積雪，平處稀有；春雨雖云多，亦不終日。隴畝田園，街衢巷陌，人家院落，皆引水通流，以淨塵土。雖天降雨澤不多，而流水四時不斷。

鄉村僻處，多築水窖，貯水以飲人馬。其制高砌土

屋，廣闊水池，甃以磚石，若水響然。此流水少處故也。

城市鄉鎮，廣置混堂，男女合爲一所，制度與中國不異。一堂之中，拱虛室十數間，以便多人澡。浴者初脫衣之際，各與浴布一條遮身，然後入室。不用盤桶，人各持一水盂，自於冷熱池中，從便汲溫涼淨水，以澡雪洗淋其身；餘水流出，並無塵積。亦有與人摩擦肌膚，揣捻骨節，令人暢快者。浴畢出室，各與浴布二條，一蒙其首，一蔽其身，必令乾潔而後去。人以一二銅錢與之而已。

水磨與中國同。間有風磨，其制築垣牆爲屋，高處四面開門，門外設屏牆迎風，室中立木爲表，木上周圍置板乘風，木下置磨石，風來隨表旋轉動。且不拘東西南北之風，皆能運動，以其風大而多故也。

道旁多築土屋，名「朗兒哥」，以爲憩來往之人憩，免祁寒暑雨之患。二十里爲一「木頭」，或每木頭設土屋一所，又名「臘巴兒」，內設飲食以給往來之飢渴者。

鄉村多立墟市，凡交易處名「巴咱兒」。每七日一集，以有易無，至暮俱散。正朔不頌，花甲不論，擇日用事，自有定規。每七日一轉，周而復始。七日之中，第一日爲「阿啼納」，二日爲「閃伯」，三日爲「亦閃伯」，四日爲「都閃都」，五日爲「且閃伯」，六日爲「閃伯」，七日

爲「攀閃伯」。凡拜天聚會，以阿啼納日爲上吉。餘日用事，各有所宜。

都城中有大土屋一所，名「默得兒塞」。四面房廊寬廣。天井中設一銅器，制如大鍋，周圍數丈，上刻文字如鼎狀。前後左右房室猶偉麗，多貯遊學生徒，及通諸色經義者，若中國之大學然。

地產銅鐵，製器堅利，造瓷器尤精，描以花草，施以五采，規制甚佳；但不及中國輕清潔瑩，擊之無聲，蓋其土性如此。

土產琉璃器，人家不常用，但充玩好而已。多以五色琉璃薄葉疊綴牖牖，以取光明，炫耀人目。

渴石地面產白鹽，堅明與水晶同。若琢磨爲盤碟，以水濕之，可和肉食。

多有金銀，寶貝，珊瑚，琥珀，水晶，金剛，朱砂，刺石，珍珠，翡翠。云非其所產，悉來自他所，有不可知。

多育蠶桑，善爲紈綺，輕妙細密，優於中原；但不能如中國壯厚，且不解織羅。其織成金線，可以迴爐。布帛有名中「鎖伏」者，一如紈綺，實以羊毛織成。善織剪絨花毯，顏色雖久不衰。綿布幅制猶寬，亦有甚細密者。

土產桑，榆，楊，柳，槐，檜，松，檜，白楊，多植果樹。自國中而次，有力之家，廣築果園，盛種桃，杏，梨，李，花紅，葡萄，胡桃，石榴之類。葡萄有通明若水晶之狀者，無核而甚甘。杏子中有名「巴旦」者，食其核中之仁，香美可當。有若大棗而甜，名「忽鹿麻」，未見其樹。有若銀杏而小者，名「苾思檀」，其樹葉與山茶相類。李有小如櫻桃而黃色者，有紫色者，滋味極甘，花紅極大而脆。皆可收藏經年，顏色不改，必以新舊相續爲佳。

五穀之種，與中國同。麻，豆，菽，麥，穀，粟，米，粱，悉皆有之。但小豆有如珠圓者。綿花有淡紅色者，爲布若駝褐然。瓜種大而極甜。葱本有如拳者。菜根有紅而大者，重十餘斤，若蘿蔔狀。

耕農多鹵莽，廣播種而少耰鋤，然所收不薄者，以其田美而多，每歲更休，地力得完故也。時雨稀少，雖旱稻綿花小麥皆藉水澆；若水不到處，難於耕種矣。

多產良馬，愛護甚密，皆於土房深處喂養，風日不及透，冬暖夏涼。

人家畜養雞犬鵝鴨，惟不養豬，亦不食其豬肉，此最忌憚之。凡宰牲口，非回回宰殺者不食。

蠟燭以牛羊脂油澆灌，又以脂油和綿花熬成團塊，置鐵籃中，置鐵柱以手持行，止則卓立於地上，風雨不避。暑天不知揮扇，或於帳房中高懸布幔，幔下多設鬚頭，兩面設繩索，牽動生風，名曰風扇。

凡餽贈賜予及進送之物，不拘幣帛珠玉犬馬，比以九數爲則。自一九至於九九，皆爲成禮。

凡宴會之際，尊者飲酒，則下人皆跪。酒進一行，則陳幣帛，次進珍寶及金銀錢，雜和爲一，分散四座，餘者亂撒座間，及前後左右，觀望執服事之人，使之競拾，喧譁叫笑，以示豪華，名曰喜錢。

獅子生於阿木河邊蘆林中。云初生時目閉，七日方開。欲取而養之者，俟其始生未開目之際取之，易於調習。若至長大，性資剛狠，難於馴馭。且其勢力強勝，爪牙距烈，奮怒之際，非一二人可駕馭之。善搏巨獸，一食能肉十斤。多有得其尾者，蓋操弓矢設網罟以殺之；若欲生致，甚難得也。

有一花獸，頭耳似驢，馬蹄騾瓦（疑是尾字之訛），遍身文采，黑白相間若織成者，其分布明白，分毫寸不差。

### 撒馬兒罕

撒馬兒罕在哈烈之東北，東去陝西行都肅州衛嘉峪

關九千九百餘里（實錄作九千七百餘里），西南去哈烈二千八百餘里。地勢寬平，山川秀麗，土地膏腴。有溪水北流，居城之東。依平原而建立，東西廣十餘里，南北逕五六里，六面開門，旱乾濠深險。北面有子城，國主居城之西北隅，壯觀下於哈烈。城內人烟俱多，街巷縱橫，店肆稠密，西南番客多聚於此。貨物雖衆，皆非其本地所產，多有諸番至者。交易亦用銀錢，皆本國自造，而哈烈來者亦使。街坊禁酒。屠牛羊賣者不用腥血，設坎埋瘞。城東北隅有土屋一所，爲回回拜天之處，規制甚精壯，皆青石，雕鏤尤工，四面迴廊寬敞，中堂設講經之所。經文皆羊皮包裹，文字書以泥金。人物秀美，工巧多能。有金銀銅鐵甌罌之產，多種白楊，榆，柳，桃，杏，梨，李，葡萄，花紅，土宜五穀。民風土俗與哈烈同。

### 俺都淮

俺都淮城在哈烈之東北，西南去哈烈約一千三百九十里（實錄作千三百六十餘里），東北去撒馬兒罕約一千三百六十里。城居大村中，村廣百里，田土地膏腴，人民繁庶。城周迴十餘里，略無險峻。雖爲哈烈所隸，賦稅止入於其處頭目之家。

### 八喇黑

（實錄作八答爾）

八喇黑城一名八里，在俺都淮之東北。城周圍十餘里，居平川，無險要。惟南山相近，田地寬廣，食物豐饒。西南諸番商旅聚此城中，故番貨俱多。哈烈沙哈魯遣其子守焉。

### 迭里迷

迭里迷城在撒馬兒罕之西南，去哈烈二千餘里。城臨阿木河之東岸，依水崖而立；河水稍寬，非舟楫難渡通，稍略據險要。城之內外居民數百家。磁畜蕃息。河水多魚。舊城相去十餘里。河東土地隸撒馬兒罕所轄。河西蘆林之內云有獅子產焉。

### 沙鹿海牙

沙鹿海牙城在撒馬兒罕之東，相去五百餘里。城築小岡上，西北臨山與河。河名水站，水勢衝急，架浮梁以過渡，亦有小舟。南邊山近，三面平川。城廣不數里，人烟繁庶，依崖谷而居，園林廣茂。西去過一大川二百餘里無水，間有水處，多蘼，牛馬飲之必多致損傷。地生奧草，根株獨立，高不尺餘，枝葉如蓋，春生秋死，臭氣逼人。生取其汁，熬以成膏，即名「阿魏」是也。又有小草，高一二尺，枝幹叢生，遍身棘刺，葉細如藍，清秋露降，凝結成珠，綴於枝幹，甘如暢密，可熬爲糖，名爲「達郎古賓」，



即甘露是也。

### 塞藍

塞藍在達失干之東，西去撒馬兒罕一千三十里。城周圍二、三里。四面俱平原，略無險要。人烟稠密，樹木長茂，流水環繞，五谷蕃殖。秋夏間草中生小黑蜘蛛，爲毒滋甚，人或被其噬者，疼痛遍身，呻吟動地，諸藥莫解。夷人有禳詛者以薄苛枝於人身上掃打，及以鮮羊肝遍擦人身，口誦咒語，經一晝夜其痛方息。愈後遍體皮膚皆蛻，頭足被其傷者多翻滾就地而死。故凡安歇必近水畔，則可避之。地生香草，狀類野蒿，結實甚香，可辟蠱虫，即名「瓦失實」是也。

### 渴石

渴石城在撒馬兒罕之西南約二百六十里。城居大村中，周圍十餘里，四面多水田，東南山近。城中有園林一所，云故會長帖木兒駙馬所建。中有臺殿數十間，規模弘博。門廡軒懿張，堂上四隅有白石柱，高不數尺，猶璧玉然。牆壁飾以金碧，窗牖綴以琉璃，惜皆頽塌。西行十數里，俱小山，多莓思檀果樹。又西去三百餘里，有大山竝立，界分南北。中有石峽，略通東西，石壁懸崖高數十丈，若如斧齊，路深二、三里。出峽口有門，名「鐵門關」。

### 養夷

養夷城在塞藍之東三百六十里。城居亂山間，東北有大溪水西流，一大川長數百里。多荒城遺址，年久煙蕪。蓋其地界乎別失八里蒙古部落之間，更相侵犯，故人民無寧，不得安居，惟留戍卒數百人守此孤城而已。

〔別失八里〕□內標題原無，今補。

別失八里地名沙漠間，今爲馬哈木氏王子主之。馬哈木蓋胡元之餘裔，前世錫封於此。不建城郭宮室，居無定向，惟順天時，逐水草，牧牛馬以度歲月，故所居隨處設帳房舖氈棚，不避寒暑，坐臥於地。其王戴小罩刺帽，簪鶴翎，衣秃袖衫，削髮貫耳。婦女以白布裹首纏項，衣窄袖衣。飲食惟肉酪，間食米麵，希有菜蔬，少釀酒醴，惟飲乳汁。不樹桑麻，不務耕織，間種稜麥，及爲毛布。有松檜，榆，柳，細葉梧桐。廣羊馬。多雪霜，氣候極寒。平曠之地，夏秋略煖，深山大谷，六月飛雪。風俗獷戾。服食卑污。居臣上下絕無紀律。究其故疆，東連哈密，西至撒馬兒罕，西北至脫忽麻，北與瓦剌相接，南至于闐阿端云。

〔于闐〕

于闐有河，中產玉石。哈石哈地面出寶石金銀桑麻禾粟。其封域之內，惟魯陳火州土爾番哈石哈阿力馬力數處

略有城邑民居田園巷陌；其他處所，雖有荒城故址，敗壁頽垣，悉皆荒穢。人多居山谷間，蓋爲其國主微弱，恐爲鄰境相侵故也。度其地方，東西尙有五千餘里，南北不下千里，人民可以萬計。猶能知尊長其所長而無變態者，故豈不由其前人積德乎？

### 〔土爾番〕

土爾番城在火州之西僅百里，即古交河縣之安樂城。

城方一二里，居地中，四山大而遠。天氣多煖少寒，稀鮮有雨雪。土宜麻麥，水稻不生，有桃杏棗李，多蒲萄。畜羊馬。城近而廣人烟，廣有屋舍。信佛法，僧寺居多。

在唐爲伊西庭節度之地，在漢爲車師國王所居。城西三十里有小城，居水崖上，名崖兒城，則故交河縣。去城西北百餘里有靈山，相傳爲十萬羅漢佛涅槃之處。近山有土臺，高十餘丈，云唐時所築。臺畔有僧寺，寺下有石泉一泓，林木數畝。由此而入，山行二十餘里，經一峽之南，有土屋一間，傍多柳樹。沿土屋之南，登山坡，坡上有石壘小屋一間，高不五尺，廣七八尺。房中有小佛像五位，傍多木牌，皆書夷字，云遊山者紀其姓名。前有一土池，一口不甚大，淺無積水，潔無塵汗。池東面山石青黑，遠望紛若毛髮狀，云十萬羅漢佛於此洗頭削髮，遺下此

靈跡。循峽而東南行六七里，臨一高崖。崖下小山羣列，土皆赤色，細軟虛浮，峯巒秀麗，分布行列。土有白石成堆，似璧玉而輕脆。堆中有靈骨，形狀甚真，堅硬如石，文縷分明，顏色光潤，云十萬羅漢佛涅槃於此。白石堆者，毫光變化。靈骨不朽者，羅漢佛之所遺。順峽而東，下一石崖，向南行數里，峽東崖上石中有石笋如人手足臄膊之狀。又南行數里，矮坡上赤土中有白石一堆，瑩潔如玉，高出地上三四尺，云此爲辟支佛涅槃之處。周行羣山約二十餘里，悉皆五色砂石，光焰灼人，四面峻壑窮崖，千態萬狀，不可勝紀，草木不生，鳥獸稀少，真靈境也！

### 〔崖兒城〕

崖兒城在土爾番之西二十里。二水交流，斷崖居中，因崖爲城，故曰崖兒。廣不二里，居民百家。舊多寺宇，有石刻存。古爲率帥國王所居，復後立交河縣治，今併入土爾番焉（焉原作馬）。

### 〔鹽澤〕

鹽澤在崖兒城之西南，去土爾番城三十餘里。城居平川中，廣不二里，居民百家。城中有高塚二處，環以林木，周以墻垣，蓋故國王黑的兒火者夫妻之墳。墳近有小塚，云其平親暱愛之臣從葬也。城北有矮山，產石鹽，堅

白如石，可琢磨爲器，以盛肉菜，不必和鹽，此鹽澤之名是也。

### 〔火州〕

火州在魯城之西七十里。城近北山，地勢卑下。山色青紅若火，天氣多熱，故名火州。城方十餘里，風物蕭條。昔日人烟惟多，僧堂佛寺過半，今皆零落。東邊有荒城基址，云古之高昌國治，漢西域長史戊己校尉並居焉原作馬。唐置伊西庭節度使，今爲馬哈木所隸。自陝西行都司肅州嘉峪關至此，行一月程。

### 〔魯陳〕

魯陳城古之柳中縣，地在火州之東，去哈密約千餘里。其間經大川，砂磧茫然，無有水草，頭疋過此，死者居多。若遇大風，人馬相失。道傍多骸骨，且有鬼魅，行人曉夜失侶，必致迷亡。夷人謂之「瀚海」。出川至流沙河，河上有小岡，云風捲浮沙所積。道北有山，清紅如火，名火焰山。城方二三里，四面多田園，流水環繞，樹林陰翳。土宜稷麥麻豆，廣植種蒲萄桃杏花紅胡桃小棗甜瓜胡蘆之屬。有小蒲萄，甘甜而無核，名曰鎖子蒲萄。土產綿花，能爲布而紕薄。善釀蒲萄酒。畜牛羊馬駝。氣候和暖。人民醇朴。有爲回回體例者，則男子削髮，戴小罩刺

帽，婦女以白布裹頭。有爲畏兀兒粧束者，男子椎髻，婦人幪以皂巾，垂髻於額，俱依胡服。方音皆畏兀兒語言。

火州土爾番魯陳三處民風土產，大槩相同。

### 〔哈密〕

哈密城居平川中，周圍三四里，惟東北二門人民數百戶，住矮土房。城東有溪水西南流，果林二三處，種楸杏而已。農耕須糞壤，惟稷麥豌豆大小二麥，多陷鹵。北面大山，三面平曠。東南去肅州約一千六百餘里，北至瓦刺地而疾行約一月程，西去火州三箇城約千里。在唐爲伊州之地，今爲西北諸胡往來之衝要路。其人多獷悍，凡經此處，必有求焉原作馬。蒙古回回雜處於此，衣服禮俗各有不同。

### 〔達失干〕

達失干城在塞藍之西，去撒馬兒罕七百餘里。城周廻二里，居平原上。四面皆平岡，多園林，廣樹木，流水長行。土宜五穀。居民稠密。負載則賃車牛。

### 〔下花兒〕

下花兒城在撒馬兒罕之西（實錄作西北）七百餘里。城周廻十餘里，居平川中。民物富庶，街市繁華，戶口萬計。地土下濕，天氣溫和，冬不附向火。土宜五穀桑麻，產絲綿布帛。冬食生菜。牛羊魚肉鵝鷄兔悉皆有之。

# 明代倭寇史籍誌目

吳玉年

錫山王君以中(博)著明代邊防圖籍錄(載地學雜誌)，及

海防圖籍錄(載清華週刊第三七卷第九十期文史專號)，搜羅完密，

允稱精當。惟所述海防圖籍緣由有云：『以地理設施及

策略方術爲主，專論歷代事蹟，如馭倭錄倭患考原均未著

錄，後日當續補』，云云。嗣見余所輯明代倭寇始末引用

書目，大都與其所輯者隱相脗合；因囑余爲補輯。竊思明

代海防，雖間爲紅毛等國而設，究以禦倭爲重，故論海防

者，罔不按倭寇出入所由，以定防禦之大計，是海防與倭

寇實相爲樞紐者也。不揣驕昧，爲補是篇，惟所錄僅止於

專載海防及倭寇之書，其史料方志文集奏議以及筆記有涉

及倭寇事者，則請俟諸異日。

此篇專及書籍，未涉輿圖，因論海防之書，大都首揭

海圖，其有圖無書者不數數觀，未敢臆斷其內容也。

頃以王君之命，將海防圖籍錄內之涉及倭事者二三篇

附載於後，以便閱者檢查。

末學膚受，見聞謬陋，續貂之誦，在所不免，伏維大

雅君子進而教之。

二十二年夏，吳玉年謹識。

王士驥皇明馭倭錄九卷(北平圖書館藏明刊本)

四庫書目著錄浙江巡撫採進本，入雜史類存目三。提

要云：『士驥字問伯，太倉人，尙書世貞子。萬曆己丑

進士，官至吏部員外郎，坐妖書逮獄削籍。明史文苑

傳，附載世貞傳末。是編乃其爲兵部主事時採明一代倭

寇事蹟，起洪武元年，訖萬曆二十四年，凡當時所奉詔

旨，及諸臣奏議，並中外戰守方略，案年編紀，本末頗

具。自序以爲薛濬考略，王文光補遺，鄭若曾籌海圖

編，多取野史爲證，往往失真，故所錄皆就國史中拈

出。然當時奏報亦多掩敗爲功，欺蔽蒙飾，國史所載，

正未必盡爲實錄也』。按此書大都根據明歷代實錄，略

引籌海圖編水東日記世經堂集及世廟識餘錄諸書，以補

充之。起洪武二年，至隆慶六年止。提要所云：起洪武

元年，訖萬曆二十四年，實誤。蓋書尾附萬曆二十四年

御史朱鳳翔爲胡宗憲奏請優叙之章，遂致牽混年月。又此

書不載月日，並有前後倒置，脫簡闕文，別風淮雨，無

頁無之，殆急就成章，未遑覆校歟？茲覆按實錄各書，

爲校補二卷，補遺九卷，俾成完璧。再此書流傳甚少，

僅見兩本：一藏於北平圖書館，一藏於清華大學圖書館。而兩本略有異同，清華藏本後有附錄二卷，首爲歷代通倭事略，次爲日本寄語，及詩文雜錄，非關明代倭寇之本事也。著者之事蹟及其他著作，皆詳拙著倭錄校補云。

胡宗憲籌海圖編十三卷 明天啓刊本

四庫地理類二著錄安徽巡撫採進本，提要云：「宗憲字汝貞，號梅林，績溪人。嘉靖戊戌進士，官至兵部尚書。督師剿倭寇，以言官論劾下獄庾死。萬曆初追復原官，諡襄懋。事迹具明史本傳。是書首載輿地全圖，沿海沙山圖；次載王官使倭略，倭國入貢事畧，倭國事略；次載廣東福建浙江直隸登萊五省沿海郡縣圖，倭變圖，兵防官考，及事宜；次載倭患總編年表；次載寇迹分合圖譜；次載大捷考；次載遇難殉節考；次載經略考。明史稱趙文華督察浙江軍務，宗憲深附之，總臂張經破倭于王江涇，文華盡掩經功歸宗憲，經遂得罪。又陷撫臣李天寵，文華還朝，力薦宗憲，遂擢顯秩。宗憲又因文華結納嚴嵩，以爲內援。其喜功名而尚權詐，誠有如傳贊所云「奢黷蒙垢」者。書中載胡松撰王江涇捷事略，專述宗憲之功，不及張經，與本傳符合，是其攘功之實

證。然其他若載嘉靖三十四年五月平望之捷，陸涇填之捷，十一月後屯之捷，清風嶺之捷，三十五年仙居之捷，七月乍浦之捷，十一月龜山之捷，及金塘淮揚寧台溫之捷，又紀剿徐海及擒王直始末，大端與明史紀傳均相符合。則宗憲之保障東南，尙不爲無功。經略考三卷，內凡會哨鄰援，招撫城守，團結保甲，宣諭開謀，貢道互市，及一切海船兵仗戎器火器，無不周密。又若唐順之張時徹俞大猷戚繼光諸條議，是書亦靡不具載，於明代海防，亦云詳備。蓋其人雖不醇，其才則固一世之雄也。」

按此書爲鄭若曾撰。王庸繆鳳林施鳳笙諸君已詳論之，茲不贅。

鄧鍾籌海重編十卷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舊抄本

四庫地理類存目四著錄兩淮馬裕家藏本，提要云：「鍾字道鳴，晉江人。萬曆二十年倭大入朝鮮，海上傳警，總督蕭彥命鍾取崑山鄭若曾籌海圖編刪其繁冗，重梓成書，冠以各處海圖，次記奉使朝貢之事。又分按江海諸省，記其兵防制變各事宜，而以經略諸條終之。以前代舊聞，亦間有引證。前有彥序一篇，極稱胡宗憲功，亦當時公論也。」

光緒泉州府志勳績。『鍾父名城，爲狼山副總兵，與前大猷共事，擊倭有功。鍾字元宇，萬曆丁丑進士。先爲廣東東山參將，有武功；歷前軍都督，任四川貴州都督，以征苗播大功，加護國大將軍。鍾武健多智略，熟兵書，善用古法』。按鍾家學淵源，功垂邊隅，其爲都司時，奉蕭彥命著此書以備防海者之採納，而大都襲籌海圖編之文，倭寇事跡，僅略增嘉靖三十二年至三十四年其父城之戰功，及四十年以後之事，餘則於每篇之後加以按語，間爲引証而已。

鄭若曾江南經略八卷 北平圖書館藏明隆慶刊本

四庫兵家類著錄兩江總督採進本，提要云：『是編爲江南倭患而作，兼及防禦土寇之事。八卷之中，每卷又分二子卷，一之上爲兵務總要；卷一之下爲江南內外形勢總考；卷三之上至卷六之下分蘇州常州松江鎮江四府，所屬山川險易，城池兵馬，各附以土寇要害；卷七上下論戰守事宜；卷八上下則雜論戰具戰備，而終以水利積儲，與蘇松之浮糧。明季武備廢弛，法令如戲，倭寇恆以數十人橫行數千里，莫敢撓鋒，土寇亦乘之不靖，若曾此書，蓋其爲當時而言，故多一時權宜之計。福建林潤，時爲應天巡撫，爲評而刊之。所評多遷就時勢之

言，然所列江海之險要，道路之衝僻，守禦之緩急，則地形水勢，今古略同，未嘗不足以資後來之考證，究非紙上空談，檢譜而角觝者也』。

按此書北平圖書館所藏明隆慶本與四庫本互有異同，四庫本將林之評語多刪去，而明刊本又少圖說數篇，蓋四庫本較詳於明刊本。如能合兩本互校之，有功於是書不尠。明刊本首有林潤序，此傳是樓書目所以誤爲林潤撰也。

### 平倭錄

四庫著錄江蘇周厚堦家藏本，入雜史類存目二，提要云：『不著撰人名氏。記明任環平倭事蹟。萬曆中吏科給事中翁憲祥，巡撫陝西監察御史吉人重刊。憲祥作前序，人作後序，亦不言爲誰作也。嘉靖癸丑倭寇由越入吳，環時爲蘇州府同知，力戰殲之，以功晉山東布政司參政，卒贈光祿卿。是編首乞歸終制疏，蓋環用兵時適丁生母艱，事平因上此疏；次錄諭祭碑文誌銘，及其孫可復所錄事蹟；又以環所著詩文簡牘名山海漫談並列之末；又附後人歌頌詩文，合爲一帙；編次叢雜，漫無體例。海虞陳禹謨說儲載環方出兵時，以靈棋經占得益友卦，其繇曰：『客有王孫，來叩我門，語我福慶，主得蒙

恩」。薄暮常熟王公鈇果叩門，遂決策進兵，我帥大克云云。而此錄無之，蓋小說附會之談，不足據也。」

### 朱平瀕平倭錄

見籌海圖編。作者蓋有慨於胡宗憲功成罪及，故錄其功績獨詳，自嘉靖三十三年宗憲爲巡按起，訖四十四年宗憲卒，乃褒揚宗憲之作。與前編平倭錄名雖同而事則異。前編既少流傳，此編亦僅於圖編附載，尙未見有單行本傳於後世，故其人亦不可考云。

### 宋九德倭變事略四卷

勝朝遺事本

海鹽縣志文苑傳云：『九德字常吉，衛官舍貢教授。嘉靖倭變時，九德嘗取幕府日記報，爲東夷事略二卷，談倭擾時事，及諸帥功罪，頗晰，足備海上一時故實』。

今東夷事略不見流傳，不知卽此編之別名否？然其自序云：『自嘉靖癸丑歲，倭夷騷動閩浙蘇松之境，患我邑數載勿靖，幸而漸就殲滅，然東南罷敝極矣。余世居海濱，目擊時變，追惟往昔，四郊廬舍，鞠爲煨燼，千隊貔貅，空填溝壑，旣傷無辜之軀命，復凌有生之脂膏，同者與憐，見者陷涕。矧余本支世胄，盡忠效死，叨

蔭國恩，余也能無記述示子姓，俾識艱以善繼前人之志乎？』則此兩編名異而實一。倭變事略序事年月日，記

之頗詳，蓋卽縣志所謂『取幕府日記』，故能如此之明晰。序事起自嘉靖三十二年，訖於三十八年，而自序作於三十七年十二月，其爲序先作而書後成可知。記事詳海鹽之寇，而他處之寇亦略附載，作海鹽倭寇之實錄可也。

### 鄭茂靖海紀略二卷

勝朝遺事本

鹽邑志林本

光緒海鹽縣志名宦云：『茂字士元，莆田人，進士。嘉靖三十二年冬，知海鹽，應變有膽略。時倭擾海上，茂以才選來令，豫儲守具，增築子城，四拓睥睨，爲敵台者十八，移倉廩，清野。次年夏，倭薄城，茂籍軍民乘城，部分僚吏，乃衛職督之，禁緇城避者，而納其縋以入者，晝夜巡行，給糧餽衣絮，或親扶其不力者示激勸，且設法燬賊攻具，倭乃解圍西去，城竟得全。當是時倭南穴石墩，北穴柘林，鹽介其中，村落焚劫幾空，茂弔死扶傷，日不暇給，而一切調發，受檄制府，輒咄嗟辦，人咸服其才敏。後以秦駐塢之捷，拜白金文綺賜，尋擢給事中』。

此編專記其防禦倭寇之事，俱爲身歷之談。叙事自嘉靖甲寅，訖丙辰，可想見三年守禦之勤勞。夫茂以進士作宰海隅一小邑，值汪直等引外寇以擾內地，飄忽千里，

勢饒鳴張，乃能率領鄉兵，困守孤城，支持三年之久，以視封疆大吏，棄省垣於不顧，大判霄壤。可見官無論大小，職無論文武，既遭風雨飄搖之際，當秉禮義干櫓之心，則雖強敵在前，誓死勿去，天必報以成名。讀是書，尤令人發激憤之氣，可垂不朽於後世矣。其所紀事實，大略與倭變事略相同，惟入寇之日，間有異耳。杭州府志兵事篇，謂此編據當時官報，多得其實，則時日可以此為準。後附全城志記倭寇之事，以補其不足云。

張鼎吳淞甲乙倭變志二卷

常熟圖書館藏

四庫著錄浙江巡撫採進本，入雜史類存目三，提要云：

『鼎字世調，華亭人。萬曆甲辰進士，官至南京吏部右侍郎，兼詹事府詹事。吳淞倭患在嘉靖甲寅乙卯之間，故記二歲事獨詳。上卷分紀兵紀捷殲渠周防四目，下卷分十德十勳十忠十節僧兵狼兵鹽丁遺祀三大學四辯士兩孝子三乞兒三腐儒等十三目。明史藝文志著錄此本，題曰甲乙倭變鈔錄者，省其文也。鼎自序云：「松之難，松之遺老能道之。然案之籌海圖編及海防考諸書，其日月頗不合，得非境外事，境外不能傳耶？吾寧信其目繫者焉」。今考正史，倭寇松江，始於嘉靖甲寅，而此云癸丑，張經上江涇之捷，歲紀乙卯，而此云

甲寅，諸所記載，率差一年，非第日月而已。鼎作是書時，已官諭德，直史館，於故府典故，得考核，不應差謬至此，其必有所受之也。書中汪直俱作王直，未喻其故，殆傳寫之誤耶？」

按此書甚少傳本，惟常熟圖書館藏有之。松江府志記倭事，大都引用此書，觀其記事，頗為詳備。汪直，明人著作多作王直，非獨此書也。

嘉靖東南平倭通錄

江蘇國學圖書館影印本

柳詒徵跋云：『是書故明徐學聚所輯國朝典彙中之日本一篇。典彙載倭寇事，起洪武初，茲本標題嘉靖平倭通錄，徑自朱統事起，疑在明季已摘鈔別行。丁氏八千卷樓目不著撰人名氏，蓋未知其出于典彙也。倭患之棘，世廟時為最，茲仍鈔本之名，而錄典彙，自洪武迨嘉靖事埒于後，以昭其全。學聚字敬輿，蘭谿人，萬曆癸未進士，官至副都御史巡撫福建。四庫存目載歷朝瑣鑿及明朝典彙二書，千頃堂書目又載兩浙名賢錄及外錄，明史藝文志同』

按此編序事起嘉靖三十一年，訖四十三年，後附隆慶朝事甚略。大約與馭倭錄所載同，蓋亦以明實錄為藍本，而不及馭倭錄之詳備。其記月而不記日，與馭倭錄亦同



一弊病。考明人之記倭事者，至多且夥，除一二身歷其境，所記皆目睹，如靖海記畧倭變事略等書外，大都根據實錄，往往雷同，故無足取。典彙起洪武二年，訖嘉靖二十七年，寇貢兼載，亦略而不詳。兩編合刊，作倭寇之概略觀則可，若以為研究倭寇之圭臬，則尙須他書之輔助也。

崔鳴吾紀事一卷 鹽邑志林本

光緒海鹽縣志文苑傳：『崔嘉祥字道徵，衛官舍，性孝友。博覽羣書，試輒先其曹，談經濟甚晰。所傳有鳴吾雜著一卷，採入鹽邑志林』。

此編雜紀諸事，而於倭寇海鹽之舉獨詳，且與倭變事略靖海紀略所載，略有異同，可互相攷正。平湖縣志及吳騫海甯倭寇始末作崔鏗紀事，與此文同，實二而一者也。鏗疑為嘉祥之別名，鳴吾又為其別字。吳騫既為海甯人，且為藏書大家，其引用必有據，且其按語有稱鳴吾紀事者，則鏗與嘉祥可證其為一人也。

李日華嘉禾倭寇記略

見恬致堂集。日華字君實，號竹懶，嘉興人。萬曆壬辰進士，官至太僕寺少卿。明史文苑傳，附載王維儉傳中。此編乃記其家鄉之寇，其跋云：『世廟丙辰丁巳間，

我邑中倭，創巨痛深，距今七十年餘。父老及見者，言之聲淚俱下。今於聞見零落之後，掇拾敗楮，偶得一編於田舍，稍紀所見，然或月而不日，姓而不名，地而不處，其筆又俚而不文，蓋紆伏之耆叟，所自嘆自歌者。暇日因為攷實公牒碑記，與學士大夫所著撰涉及者，一一釐正，而潤澤之，名曰嘉禾倭寇紀略。其人名軫，又逸其姓』。觀此則非日華所纂，乃潤色他人之作。明史藝文志有李日華倭變志一卷，不知即是此編否？其著作除恬致堂集外，尙有梅墟先生別錄二卷，竹懶書牋一卷，續書牋一卷，六研齋筆記四卷，二筆四卷，三筆四卷，四庫俱著錄。是日華非獨以詩文名，且精於書畫者也。

李遂平倭事略

見籌海圖編。天一閣書目有李克齊平倭事略一卷，署名為蔣應奎撰，不知即是此編否。遂字邦良，豐城人，嘉靖五年進士，官至南京參贊尙書，事蹟詳明史本傳。當其巡撫鳳陽四府時，倭寇江北，遂督率諸將，次第蕩平。此編疑紀當時事蹟，惜未能詳舉要領。天一閣書目又著錄李遂督撫經略疏八卷，當與是書相表裏云。

沈明臣台州平倭紀略

見台州府志及台州外書。明臣字嘉則，鄞縣人，嘉靖中諸

生，嘗與徐渭同參胡宗憲幕府。明史文苑傳，附見徐渭傳中。著有通州志八卷，越草一卷，無對詩選四十三卷，四庫俱著錄。又有無對樓集，見甯波府志藝文志。籌海圖編中舟山之捷一篇，亦爲明臣所撰，此編專紀台州倭寇事，甚詳晰也。

吳騫海寧倭寇始末

北平圖書館藏原稿本

藏書紀事詩引海昌備志云：『騫字槎客，號兔牀，家新倉里。篤嗜典籍，遇善本傾囊購之弗惜，所得不下五萬卷，樂拜經樓藏之。』此編爲拜經樓所未刊，豈以此書編著未能愜意，乃不付梓耶？按語謂『許志所載，但據外志，缺誤頗多，今以鄭茂靖海紀略，宋九德倭變事略，崔鐘紀事相參，方詳盡』。是編此書之大意也。倭變事略以參將陳善道之死敵，乃大言輕敵所致。騫爲之申辯，稱爲慷慨赴難之壯士，以其能死國事，善善從長，且愧夫棄職偷生者，殊有卓識。書尾附周春函，春本浙西名士，此編曾囑其爲之修訂云。

張之純江陰倭事舊聞

金武祥序云：『此編起嘉靖三十二年，至三十七年，凡六年，載倭寇焚掠事，並忠義士民殉難姓名事蹟。是時張君九世祖水南先生，目擊邑侯錢公鶴洲之死忠，城中

無主掌兵者，不可恃，因上書撫按，請兵救援。既又上靖醜夷安東南一疏，內陳禦寇五策，並致嚴徐兩相國書。復上書巡按，請兵解圍。吾邑之民，不致盡殲，皆水南之力也。』此編於上述水南之疏書俱載，並參以錢薇承啓堂之文，於江陰七縣之倭寇大略可稱詳備矣。

陳良璟倭難紀略

見福清縣志。福清當嘉靖乙卯後，十餘年間，屢遭倭寇，城門失火，殃及池魚，兵禍之酷，不可勝言。幸至嘉靖四十三年，戚南塘掃除餘孽，然後得安。此記皆目擊之談，原委詳晰，亦禦侮之實錄也。

歸有光崑山倭寇始末

見震川先生集。有光生當倭寇之時，其集中有與當道論防禦之事甚多。此編記倭寇崑山，圍城數日，未破乃去；有光身處圍城，躬於守裨之役，所記皆目睹之事實也。

郭光復倭情考略一卷

四庫總目入兵家類存目，兩淮鹽政採進本，提要云：『光復，武昌人，官揚州府知府。考萬曆己丑進士別有一郭光復，順天固安人，官至右副都御史，遼東巡撫，姓名偶同，非一人也。嘉靖中，東南屢中倭患，而揚州當江

海之衝，被害尤甚。光復以爲必得其情，始可籌備禦之術，因攷次其所聞爲此編，首總，次事略，次倭患，次倭術，次倭語，次倭好，次倭船，次倭刀，載其情狀頗詳，蓋亦知己知彼之意，而得諸傳聞，未必一一確實也。按是書述日本雖得諸傳聞，未必確實，惟是時海禁綦嚴，考查頗不易，光復官吏，決不能乘桴浮海，而能撫遺聞逸事，其用心亦良苦矣。

### 嘉靖倭亂備鈔二卷

四庫著錄左都御史張若桂家藏本，入雜史類存目二，提要云：『不著撰人名氏。始於嘉靖二十三年日本入貢，終於四十五年閏十月。凡倭之搆亂，以及平戢始末皆載之。大旨謂倭亂始於謝氏之通海，成於嚴嵩之任用非人，功罪顛倒，所言比正史爲詳』。

### 賈僕卿倭患考原二卷

四庫著錄兩淮鹽政採進本，入雜史類存目三，提要云：『自題曰閩人，其始末未詳。僕卿以嘉隆間福建瀕海郡縣，嘗被倭患，故爲是書，以推其致禍之由。上卷溯洪武初年，遣使通倭，終萬曆初，廣賊林鳳之亂。下卷恤援朝鮮，則紀宋應昌楊鎬東征事也。卷末附以倭俗考。其中載所聞事，多草野傳聞，殊爲簡略』。

### 周大章御倭武略

康熙吳江縣志名臣傳云：『大章字章人，沈雄慷慨有文武略，嘉靖壬子舉人。值倭夷入寇，轉略近地，大章乃糾合義勇教練之。以邑城庫薄，倡議增築。又以平望夾浦爲南北要地，進議於知縣楊芷，設兵駐守。日治干戈，船寇至則據險邀擊，親冒矢石，督兵湖蕩中。首尾五年，斬馘過當。總制胡宗憲上其功，力辭，乃官其子崇仁蘇州五千戶。隆慶初，補瑞安知縣，卒於官。著御倭武略行於時』。

按此書未見，不敢妄議內容。然其人躬與行伍，其記諒爲目擊之事，必有可觀者也。

### 戚繼光閩海紀事

見止止堂集。南塘爲禦倭名將，立大功於閩浙間，其事蹟具載明史本傳。此爲在閩禦倭之事，皆身在行間之談，非耳食之記載可比。但甚爲簡略，豈故爲謙遜，不欲自張撻伐之意乎？其子祚國所爲之年譜，詳載其戰蹟，可補此篇之不足也。

(未完)